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尊　別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大門揔攝頌曰
家初為懺謝　第二定屬物　第三資具衣
目得迦揔頌
別門初揔攝頌曰
懺謝草田中　合免王影勝　狗肉盞甘蔗
餹酥根等藥
第一子攝頌曰
懺謝非近圓　觀衣寂相隨　苾芻與尼法
千秉法皆成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分作兩明決擇義理便生鬪諍其小苾芻訶責大者時大苾芻還入房中情生忿恨如何卑小淩突於我既為瞋火所燒惱故因茲命斷生毒虵中時小苾芻心生追悔我為不善豈合瞋責上座苾芻我今應往從乞懺摩作是念已與諸苾芻俱往其處見彼門閉便以物開到苾芻所欲申頂礼白言大德願見容恕遂見蠶毒大虵含瞋而住是時世尊以大悲力来至其所

告苾芻曰汝今應可礼彼雙足從乞懺摩白言世尊云何令我礼此虵足
世尊告曰[illegible]

而住是時世尊以大悲力来至其所
告苾芻曰汝今應可礼彼雙足從乞

懺摩白言世尊云何令我礼此虵足
世尊告曰應作昔時苾芻身想而為
礼敬時彼苾芻向虵作礼世尊告曰
賢首汝應容恕即為毒虵說三句法
報言賢首汝於我所已修淨行應生
天上但由瞋火所燒害故生毒虵中
賢首應知諸行皆无常諸法悉无我
寂靜涅槃樂汝宜於我起淨信心由
此功德捨傍生趣生善道中時彼毒
虵便作是念我今不應親於世尊聞
三句法而更噉食養无益身諸傍生
類飢火寂强以不食故便即命終由
於世尊心生淨信於此命過得生天
上凡初生天若男若女皆悉法尒起
三種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
何業緣而得来此即自觀見捨彼虵
身生此天上由於佛所起淨信心尒
時天子便作是念今我不應不至佛
所礼拜供養應往佛所報恩奉事時
彼天子即著上妙七寶瓔珞耳璫辟
釧而自莊嚴光明赫弈以天妙花盈
鉢羅花鉢頭摩花分陁利花持是等

花過中夜已来至佛所即以天花散
詣佛前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由是天

釧而自在嚴光明赫弈以天妙花嗢
鉢羅花鉢頭摩花分陁利花持是等

花過中夜已来至佛所即以天花散
布佛前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由是天
子威光力故令逝多林光明普照尒
時世尊觀彼天子意樂隨眠根性差
別而為說法時彼天子既聞法已即
於座上獲預流果既得果已白世尊
曰我今所證非父母等能作斯事廣
說如餘由依世尊慈善力故從三惡
道拔出於我置天人處生死流轉得
其邊際血淚大海皆令枯竭身骨大
山今已超過无始時来積聚二十有
身見山以智金剛杵而摧碎之證預
流果世尊我於今日歸依三寶證知
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
於三寶所心極淨信時彼天子礼佛
雙足右遶三匝忽然不現還本天宮
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勤修澄心
靜慮見逝多林光明赫弈咸作是念
為是梵釋諸天及四天王或是大力
天子等詣世尊所而為礼覲作是念已
行詣佛所頂礼雙足即以上事具白
世尊世尊告曰非梵天主乃至亦非
大力天子来詣我所而為奉覲汝等

頗憶有大毒虵我為彼說三句法不

大力天子来詣我所而為奉覲汝等

頗憶有大毒虵我為彼說三句法不
白佛言見世尊告曰彼既命终得生
天上来詣我所我為說法便得見諦
還向天宮以是因縁光明普照世尊
告曰以不容忍有如是過是故苾芻
若有瞋諍宜速懺謝共相容忍勿令
後時招斯過失時有苾芻新被訶責
即便就彼請其容恕遂增瞋恚而報
之曰看此與我極為嬈惱佛言不應
新被瞋責便就懺摩待彼停息可求
容恕
於此城中有二苾芻共論法義遂生
瞋忿少年苾芻訶責老者時老苾芻
入房而住起極瞋恚因即命過生毒
虵中尒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陁曰汝
可詣彼嚙毒虵所稱我言教唱言无
病報言賢首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
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由
前生重瞋毒故生毒虵中故汝宜應
容恕於彼時具壽阿難陁承佛教已
詣毒虵所報言賢首佛於仁者問言
无病復作是語汝已於我正法律中
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
由前生重瞋恚故生毒虵中是故汝

无病復作是語汝已於我正法律中
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

由前生重瞋恚故生毒虵中是故汝
應容恕於彼是時毒虵在於房內詬
詬作聲不忍而住世尊復命具壽大
目連汝可詣彼囓毒虵處傳我言告
廣說如前目連至已時彼毒虵於戶
扇孔變出其頭復還却入世尊復命
具壽舍利子汝可詣彼囓毒虵處傳
我言告亦如前說舍利子至已時彼
毒虵於戶扇開露出半身還縮房內
是時世尊自詣房中告其虵曰賢首
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為出家於四
沙門果隨一應證未得其一汝由前
生瞋恚重故生囓毒中是故汝應容
恕於彼虵遂出房向世尊前槃身而
住是時世尊告彼苾芻曰汝應求謝
此囓毒虵白言世尊我欲如何行懺
謝法佛言應禮雙足白言世尊豈非
落在傍生趣中我令云何禮敬其足
世尊告曰汝心緣彼苾芻前身想在
目前方禮其足時此苾芻作是想已
便禮其足虵即以頭覆苾芻頂如懺
謝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由瞋恚故
生此過失是故苾芻若相瞋恨應速

懺摩喃後相瞋且應求謝彼懺摩時
尋曾瞋恚弟子[illegible]

謝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由瞋恚故
生此過失是故苾芻若相瞋恨應速

懺摩喃後相瞋且應求謝彼懺摩時
轉增瞋恚佛言應先致問後乞容恕
彼仍不受佛言應受至相近處不為
礼敬佛言至勢分處即應致礼彼應
荅言无病若不尒者二俱得罪
復有二苾芻平章法義情生忿恨是
時少年訶責老者其少苾芻自知非
理礼老者足求請懺摩是老苾芻默
然而住少者念曰此既極瞋不容忍
我待其瞋息後當就謝時老苾芻往
舊房內懷瞋而住時少年者至彼房
中執足頂礼告言大德幸見容忍彼
發大瞋告餘人曰大德請觀此人故
来惱我少年便念由佛世尊遣我懺
謝應以慈心利益心而自安住然此
苾芻既見我来情无喜樂我復何須
求彼容恕便不復申来就礼敬後於
異時其老苾芻與餘苾芻来往經行
共為言話時少年者向彼行處欲礼
餘人餘人見已告老者曰尊者此人
求淨何不懺摩老者荅曰此有惡心
但来礼汝時老苾芻語傍人曰汝今
目擊但礼於汝不礼於我親驗此人

定懷惡念時彼傍人報少者曰此人

但教礼汝時老苾芻語傍人曰汝今
目擊但礼於汝不礼於我親驗此人

定懷惡念時彼傍人報少者曰此人
戒淨何為不礼時少苾芻廣說前事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為諍者
至相近處應為礼敬彼應荅言無病
不依行者俱得惡作罪應但合掌而
為敬礼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曰
正受戒時其受戒者作如是語具壽
不應與我進受近圓時諸苾芻強為
其受不知此人成近圓不佛言鄔波
離不成受已發言尚名捨戒況正受
時得名善受如世尊說求寂年滿二
十應受近圓而此求寂不知年幾時
諸苾芻亦起疑念不受近圓是時彼
人防心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應察彼相時諸苾芻露彼形體觀
其隱處及以腋下彼生著愧世尊告
曰可於高象牙杙上及竿等挂瓶
鉢袋或餘衣物而告彼言汝今可取
彼衣鉢來當舉手時應觀腋下毛相
長短復白佛言如諸求寂正受戒時
諸苾芻衆遂便為秉苾芻尼羯磨而
受近圓得名受不佛言成受近圓諸
苾芻得越法罪

第二子攝頌曰

苾芻得越法罪

第二子攝頌曰

草田村略說 生心褒灑陀 賊縛不同僁

六開僧教罪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與諸商旅共伴而行至褒灑陀日見有空閑軟草之地共相謂曰諸大德好軟草地我等於此為褒灑陀即便共坐為長淨事乃至事了勇健商人悉皆過盡時諸苾芻隨後而去咸被賊刼来入寺中時舊苾芻見此客來便即問曰善来大德安樂行不荅言何有安樂我被賊刼僅存餘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貪其軟草平處而為長淨須逐行伴至村邑已方為長淨如世尊說近村邑處方為長淨時諸苾芻半已入村半在村外便作是念我今別住為作長淨為不作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其入村者應集一處而為長淨在村外者離村勢分共集一處為長淨事苾芻未集不應長淨若不集者得越法罪又諸苾芻共諸商旅在道而行至長淨日諸苾芻等告商人曰賢首蹔住我今

欲為長淨之事商人告曰此有賊怖仁何急速我不遑住時諸苾芻道半

諸苾芻等告商人曰賢首整住我今

欲為長淨之事商人告曰此有賊怖
仁可急来我不違住時諸苾芻隨伴
而行作如是語可於此住可於此住
遂至天明諸苾芻等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至日而不長淨應隨道行共為
長淨彼在路行共為長淨時諸商旅
皆起譏嫌白言聖者我等畏賊咸悉
默然仁等何因故高聲也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廣說應略長淨
然彼商人尚懷譏論世尊告曰應可
心念而為守持有六種事心念守持
三衣捨三衣分別長衣捨別請作長
淨及隨意事應如是說今十四日僧
伽長淨我苾芻某甲於十四日亦為
長淨我苾芻某甲於諸障法自陳遍
淨我今且為守持長淨若於後時遇
和合衆我當共和合衆而為長淨滿
諸戒聚故如是三說若至此日應為
長淨而不作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
人間遊行被賊所執賊相告曰君等
今可淨諸苾芻時諸苾芻知彼賊意欲
行煞害告彼賊曰何意仁等欲害於
我賊曰汝等苾芻與王大臣長者商

客並悉相知彼於仁處情深信敬仁

行煞害告彼賊曰何意仁等欲害於
我賊曰汝等苾芻與王大臣長者商

客並悉相知彼於仁處情深信敬仁
當告彼彼於我等為无利益為此須
淨是時衆內有一苾芻犯故妄語便
自念曰我今被煞帶罪身亡常生悪
趣喚餘苾芻就於屏處說所犯罪時
賊見已告曰仁者欲往何處苾芻報
言我作少許苾芻法事時賊復云汝
欲逃竄耶但可住此不應餘去是二
苾芻即對賊前說所犯罪大德存念
我苾芻某甲犯如是罪此所犯罪我
今於大德前從清淨奉並皆發露說
罪我不覆藏由發露說罪故得安樂
不發露說罪不安樂第二第三亦如
是說是時群賊見說罪已問言仁等
不作故妄語耶荅言不作荅如是者
隨意當去慎勿告人云此相遇時彼
苾芻心生追悔我對俗人說所犯罪
以縁白佛佛言汝等苾芻凡諸賊者
是險處貴人汝對說罪此名善說
縁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為賊
所執賊相告曰仁等今可淨諸苾芻
時諸苾芻即知其賊當欲害已告諸
賊曰何意仁等見害於我賊同前告

乃至為此須淨苾芻報曰但能放我

時諸苾芻即知其賊當欲害已告諸
賊曰何意仁等見害於我賊同前告

乃至為此須淨苾芻報曰但能放我
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第十六張 别
終不說汝是時其賊作如是語為要
誓已然後相放仁等每於月十五日
大衆咸集有所宣說其所說法應為
我等而廣說之我當放汝時彼衆內
有苾芻誦戒通利即為廣說波羅底
木叉竟賊主告曰尊者應去隨所至
處慎勿說我時諸苾芻既得免已後
生疑念我等對賊說別解脫經以緣
白佛佛言凡是賊者於野貴人汝對
說者此為善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在跋蹉國遊行
人間為賊所執賊相告曰仁等今可
淨諸苾芻是時賊中有一先是苾芻
相近住人告諸伴曰何勞煞此應以
連根茅草可急縛之令其飢渴自餓
而死時彼群賊即以茅草縛諸苾芻
棄之而去時跋蹉國王名烏陁延為
獵而出遇到其所告從臣曰此是麼
熊耶走騎觀察乃見苾芻問言仁是
何類苾芻答曰是出家者於何類中
是釋迦子何為此住答我被賊縛以
何物縛答曰生草王曰何不拔起報
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六 第十七張 別
曰世尊為我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壞

何物縛荅曰生草王曰何不拔起報

曰世尊為我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壞
生草木者得波逸底迦王即下乘自
手解放荅施三衣捨之而去時諸苾
芻遂生疑念我等對王說其罪相以
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必有如是剎
帝利種灌頂王者為說罪相此為善
說復白佛言對有犯人得說露不佛
言不應對有犯人說露其罪必有難
緣對說无犯然於同犯罪人不應對
其說悔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情多愧恥堅持
禁戒愛樂學處忽於一時犯初衆教
便生懊悔情懷著恥形色羸黃積漸
成病有餘苾芻來慰問曰大德何故
身體萎黃有何病苦彼默不荅後有
得意苾芻來問彼即具陳報言具壽
若實尒者我今為汝白諸苾芻荅言
汝若告者我當自煞寧向他國方陳
其罪時彼二人相隨而去彼於半路
便即命終時伴苾芻作如是念所為
之人今已命過我於今者不應住此
即還本處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大德
所有遊履安樂行不昔日共伴今何

所在即便啼哭告曰其人已死發言
而歎離知諸去皆悉[illegible]

所有遊履安樂行不昔日共伴今何

所在即便啼哭告曰其人已死發言
而歎雖知諸法皆悉无常然彼苾芻
帶罪而死墮捺落迦幾時當出由斯
我憶非常惻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彼釋迦子是從罪出告諸苾芻
凡是罪者我說由心能從罪起不由
治罰是故我聽必有如是稟性羞愧
應對一人而說其罪時諸苾芻有解
經者解律者解論者犯衆教罪彼向
衆中陳說其事有餘人見便作是言
此等大德是妙階道彼由造罪到如
是處餘苾芻等當復如何以緣白佛
佛言應詣他處陳說其罪此諸苾芻
同前命過佛言應對一人而為說露
復有大福德人或是衆首上座亦應
對彼一人說悔

第三子攝頌曰

合免者應放　穿渠遣衆行　一日至四句
皮肉皆不淨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阿難陁次
當番直尒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来
詣其處礼雙足已在一面坐時阿難
陁於聖教中略為說法王言大德我

无他事為我廣說時阿難陁更為略

詣其處礼雙足已在一面坐時阿難
陁於聖教中略為說法王言大德我
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第十三丈　別
无他事為我廣說時阿難陁更為略
說王復白言聖者我无他事願為廣
說如是至三阿難陁荅言大王王雖
无事我有他緣王言大德有何作務
報言大王我當寺直應須撿挍王便
念曰此是我事即便敬礼奉辭而去
往詣佛所頂礼佛足白世尊言我是
剎帝利灌頂大王但是我所作事我
即應作若是皇后應作若是太子及
以大臣并諸將帥群寮人庶所合作
事各依職位而悉應作世尊乃是无
上法王唯願世尊應合免者放免其
事慈愍故世尊是時默然許可時勝
光王從座而去尒時世尊告諸苾芻
汝等當知我今聽許應合免者不應
差作知僧事人時諸苾芻不知誰是
合免之人世尊告曰解經解律解論
者此等應免時六衆苾芻纔讀誦得
兩三品經遂便自說我是持經者我
亦合免知僧事人以緣白佛佛言遍
持經部方免知事復有但持一兩波
羅市迦遂便自說我是持律者亦應
免我世尊告曰遍持律部方免知事
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第十五丈　別
復有唯讀一二小論遂便自說我是

羅市迩遂便自說我是持律者亦應
免我世尊告曰遍持律部方免知事

復有唯讀一二小論遂便自說我是
持論者亦應放我世尊告曰揔持論
部方免衆使
緣處同前時憍薩羅國勝光王邊隅
反叛王令一將持兵討罰遂被他敗
振旋而歸如是至三被降歸國時執
政大臣遂白王曰賊兵强盛軍將无
功自非大王親臨討罰无由降伏時
勝光王擊鼓宣令遍告諸人但於國
内解執刀者咸可從征時王親自嚴
勑四兵罰彼不臣固守而住其城恃
險卒難降伏是時大臣復白王曰給
孤獨長者有大福德天神擁護彼若
来者此或歸降時王遣使告長者曰
我有少緣要欲相見長者承命即詣
王軍時彼賊徒尚未降伏既歷多時
王問長者仁不有心念居家不即白
王曰我實无心緣彼家室但有私心
願見僧衆時勝光王勑留守曰在彼
聖衆不應與教方便遣来我欲相見
留守大臣見王教已便作是念我今
云何不與其教令阿離耶得詣王家
時有老臣便相謂曰我為方計令諸

聖衆自詣王軍而非我等與其教令

云何不與其教令阿離耶得詣王家
時有老臣便相謂曰我為方計令諸

聖衆自詣王軍而非我等與其教令
去斯不遠有古王梵授故舊苑園並
悉摧毀詐言重修決渠穿寺以此方
便彼當自往留守大臣將諸部從入
逝多林便於寺内以繩絣絡決渠通
水諸苾芻等問言賢首汝何所作報
言聖者天子有勅欲令我等於王舊
苑令重修治逝多林内通渠瀉水苾
芻告曰云何仁等壞佛鬚爪窣覩波
耶答曰此乃王教令欲如何我无二
頭誰能拒勅衆便告曰幸可蹔停我
自詣王共為商度苾芻問曰今欲往
彼當日還不大臣答言不得乃至七
日亦未能迴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
芻有大衆事者我今聽彼齋四十夜
守持應去諸苾芻衆不知云何守持
世尊告曰先敷座席次鳴揵稚以所
為事先白衆知衆既集已應可勸獎
情樂苾芻汝能為僧伽守持四十夜
出界行不彼應答言我能次一苾芻
先為白已次作羯磨守持而去時具
壽鄔波離白世尊言頗得守持一夜
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言守持二夜

三夜乃至十夜或二十夜或三十夜
夜

善鄔波離白世尊言頗得守持一夜
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言守持二夜
三夜乃至十夜或二十夜或三十夜
或四十夜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世
尊頗得守持過四十夜出界行不佛

言不得應須過半住於界內如世尊
說守持一夜對誰應作佛言應對一
人乃至七夜咸對一人若過此者對
僧伽受如世尊說皮非淨者其肉淨
不佛言皮非淨者肉亦非淨乃至筋
骨並皆不淨
第四子攝頌曰
影勝王持施　王毋物入僧　烏鵜鶘鷲鵬
苾芻不應食
尒時王舍城摩揭陁國未生怨王鞞
提呬子由提婆達多極惡知識所破
壞故其父影勝如法聖王枉斷其命
時未生怨王情懷追悔見父牀座涕
淚交流大臣報言昔日先王深信聖
衆應以牀座奉施僧伽即遣使者送
其父牀施僧住處時諸苾芻受彼牀
已於門屋下而敷置之王於一時詣
僧住處見其父牀在門屋下復增悲
泣是時大臣白言聖者大王本意不
欲見牀為斯事故持以奉施仁等云

何敷在門下令王重見悲涕轉增時
諸苾芻以

泣是時大臣白言聖者大王本意不
欲見牀為斯事故持以奉施仁等云

何敷在門下令王重見悲涕轉增時
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不應以王卧
具安在門下彼敷廊下起過如前佛
言不應敷在廊下彼便以牀置於房
內諸不信人便起譏謗先王之牀苾
芻已賣而為飲食世尊告曰於月八
日或十五日於廊簷下而為敷設諸
不信人見復謗曰此非先王所卧之
牀王所卧牀苾芻已賣共為飲食以
縁白佛佛言宜於牀上問書其字此
是頻毗娑羅王所施之牀此牀既尒
其勝光王為母施物廣說同此
縁處同前於夜分時忽然降雹大傷
禽獸是諸人等悉皆夜出所有堪食
禽獸之類咸悉持歸時六衆苾芻為
性好樂多食久眠晨朝起已瞻視四
方若於人家有火烟起或於田野見
鳥群翔即往其處而求飲食時見鷲
鳥從空飛下因即相報俱往其處收
諸自死烏鵲白鷺鵂鶹鵰鷲檐負而
歸時婆羅門居士見而告曰阿遮利
耶何用此物荅言我將欲食彼復問
言不應食物何故食之荅曰所應食
者求之既无豈於此物而不得食因

芻已責而為飲食世尊告曰於月八
日或十五日於廊簷下而為敷設諸
不信人見復謗曰此非先王所卧之
牀王所卧牀苾芻已責共為飲食以
緣白佛佛言宜於牀上問書其字此
是頻毗娑羅王所施之牀此牀既尒
其勝光王為母施物廣說同此
緣處同前於夜分時忽然降雹大傷
禽獸是諸人等悉皆夜出所有堪食
禽獸之類咸悉持歸時六衆苾芻為
性好樂多食久眠晨朝起已瞻視四
方若於人家有火烟起或於田野見
烏群翔即往其處而求飲食時見鷲
烏從空飛下因即相報俱往其處取
諸自死烏鵄白鷺鵂鶹鵰鷲檐負而
歸時婆羅門居士見而告曰阿遮利
耶何用此物荅言我將欲食彼復問
言不應食物何故食之荅曰所應食
者求之既无豈於此物而不得食因
被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食
諸烏鵄白鶴鵰鷲之類如其食者得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